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技術（性）與動物（性）間的對話與饗宴：「動物性技術（動物性／技術性）」會議報導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Technical and the Animal: A Report on the Zoototechnics (Animality/Technicity) Conference

doi:10.6752/JCS.201003_(10).0019

文化研究, (10), 2010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0), 2010

作者/Author：楊成瀚(Chen-Han Yang)

頁數/Page：294-30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0/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003_\(10\).0019](http://dx.doi.org/10.6752/JCS.201003_(10).0019)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報導

《文化研究》第十期（2010年春季）：294-306

技術（性）與動物（性）間的對話與饗宴： 「動物性技術（動物性／技術性）」會議報導*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Technical and the Animal: A Report on the Zoontotechnics (Animality/Technicity) Conference

楊成瀚

Chen-Han Yang

2010年5月10-12日，英國威爾斯卡爾地夫大學批判及文化理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Cardiff University)爲了回應當代至關重要的有關生命科學、生物科技、網路文化、數位革命、虛擬實境、「後人類」(posthuman)甚至是「超人類」(transhuman)等現象所引發的技術性、動物性問題以及哲學和倫理爭議，並慶祝中心成立20週年¹，舉辦了名爲「動物性技術（動物性／技術性）」的國際研討會。本研討會共爲期三天，6個panel session，18場次，主題演講3場，次主題演講2場，合計來自法國、美國、英國、德國、西班牙、丹麥、澳洲及台灣等地的教授和研究生共69人發表，主辦人爲法國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西蘇(Hélène Cixous)的英譯者，來自卡爾地夫大學英文、傳播暨哲學學院的米雷希(Laurent Milesi)教授。

此研討會召開的背景大致可分爲三方面：一是在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及後殖民主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風起雲湧之際所同

* Zoontotechnics(Animality/Technicity), 2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Centre for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Cardiff University, Cardiff City, UK, 12-14th May 2010.詳細議程請參見：<http://www.cardiff.ac.uk/encap/newsandevents/events/conferences/zoontotechnics.html>。

1 卡爾地夫大學批判及文化理論研究中心成立於1989年。

時興起的網路文化、數位科技、全球化、後人類研究等批判模式的新理論產出，二是近來「從哲學和倫理的角度對動物進行重新評價」以及「對科技的不同面向進行反思」這兩個研究方向對後人類、文化及批判理論所能提供的新資源，三是當今許多大大小小的研討會及論壇對上述兩個研究方向間批判性對話的忽略。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此次會議的主旨便在於促進這兩個看似互不相干的研究方向間的批判性對話，並在亞里斯多德的言說／政治的動物(*zoon politikon*)及技術的動物(*zoon tekhnikon*)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這個核心問題意識的基礎上，對諸如「動物性和／或技術性與後人類主義間的關係」(the relation of animality and/or technicity to posthumanism)、「後人類主義和超人類主義，『生命科學』、生物科技和生命倫理，人造性和混種間的批判性介面」(the critical interface between posthumanism and transhumanism, “life sciences”, biotechnology and bioethics, artificiality and hybridization)、「動物性、技術性、『人性』和生命的未來」(futures of life, animality and technicity and of “humanity”)、「在德希達的《動物故我在》後的動物性關係」(the relation to animality after Derrida’s *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科技發展對藝術和科學的重新定義」(extensions of technology to redefining art and humanities)²、「海德格的〈技術的追問〉後的科技關係」(the relation to technics and technology after Heidegger’s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及「動物性、技術性和性別」(animality, technicity and gender)等議題進行了探討。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本會議所強調的「未來性」(futurity)面向。事實上，這個「未來性」同時是組織及哲學上的。首先，在組織方面，大會在最後一天議程的最後一個場次的論文發表結束後安排了一個有關「技術和文化的未來」的圓桌論壇，在論壇中，主辦人米雷希教授與同樣來自卡爾地夫大學英文、傳播暨哲學學院的白明頓(Neil Badmington)教授、倫敦大學高史密斯學院媒傳系(Department

2 正如研討會網頁上所說，如果「不只是延伸人類產物」，不只是延伸諸如科技、環境和設計等人類活動及其產物的話。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at Goldsmith, University of London)的蔡琳卡(Joanna Zylińska)教授、德希達多本著作的譯者，現任教於紐約州立大學奧伯尼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的威爾斯(David Wills)教授、前卡爾地夫大學校友，現任馬爾他大學英文系(Department of English at University of Malta)系主任的卡路斯(Ivan Callus)教授和來自英國高文崔大學媒傳系(Department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t Coventry University)的賀布萊希特(Stefan Herbrechter)教授，針對未來科技的發展及其與人類文化和動物性間的關係，與在場與會的研究生和教授進行了精彩的座談。而在更為重要的哲學方面，這個「未來性」所匯聚的其實是個三環相扣的理論興趣，其一是以哈洛威(Donna Haraway)等英語世界的理論家所代表的「後人類」機械(posthuman cyborg)與科幻小說所共構而成的虛擬世界未來性的興趣，這個領域對台灣的外文學界可說一點也不陌生；其二則是與此緊密相關，隨著近年來德希達有關動物、野獸及主權的講課著作³及其英譯本的出版，由台灣學界也不算太陌生的德希達的徒子徒孫諸如馬拉布(Catherine Malabou)、史提格勒(Bernard Stiegler)對(黑格爾哲學、大腦神經元及當代不斷地由死亡驅力所主導的意外性毀滅的)「可塑性」、「看著(其)即將到來」(to see [what is] coming; le “voir venir”)和當代電視政權(télécratie)的技術及美學的獨體化(aesthetic individuation)、「技術義肢」(technical prosthesis)或作為人工或人的「第三記憶」的「後種系發生記憶」(epiphylogenetic memory)的(不)可能性的探討，以及由倫敦大學高史密斯學院視覺文化系(Department of Visual Cultures at Goldsmith, University of London)的馬提儂(Jean-Paul Martinon)教授於2007年所出版的《論未來性：馬拉布、儂希和德希達》(*Of Futurity: Malabou, Nancy and Derrida*)一書所展開的有關動物(性)、技術/記憶以及解構哲學實

3 特別是2006年的《動物故我在》(*L'animal que donc je suis*)到前(2008)年的《野獸與主權，第一冊，2001-2002》(*Séminaire La bête et le souverain: Volume I [2001-2002]*)和今(2010)年的《野獸與主權，第二冊，2002-2003》(*Séminaire, La bête et le souverain: Volume II [2002-2003]*)講稿的出版。

踐（中）的未來（性）向度的興趣；其三則是作為生物（性）及技術（性），馬拉布與史提格勒哲學的交會處，以法國哲學家席孟冬（Gilbert Simondon）的哲學近來持續地在英語世界受到關注、引介和討論以及對法國生機主義和認識論傳統⁴背後所承繼的思想脈絡的持續考掘⁵所開展出的理論興趣。而正也是這三個相互扣連的理論興趣，隱隱地催生了這次的20週年研討會。

第一天的論文發表便在卡爾地夫大學社會科學院教授瑞絲（Teresa Rees）、批判及文化理論研究中心主任威登（Chris Weedon）、貝希（Catherine Belsey）、米雷希教授簡短的歡迎、20週年致詞，及蔡琳卡教授以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的思想為基礎，對新媒體時代下的機器、動物及他者負責的某種「非規範性」（non-normative）倫理進行探討的主題演講後隆重地展開了。在名為「體細胞／動物科技／技術」（Soma/zoonto/technics）的第一個場次中，來自澳洲麥奎瑞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蘇利文（Niki Sullivan）及薩爾丁（John Seltin）教授分別針對18世紀蘇格蘭作家珍娜蕭（Janet Schaw）在旅行過程中對黑人幼童的誤識所反映出的現代性徵候、知覺的身心技術及其與近來酷兒理論與實踐的動物類型學，和德希達、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對於「動物」進行的哲學反思背後所涉及的資本交換、物質、技術基礎進行了探討。而值得注意的是，來自英國基勒大學（Keele University）的福克斯（Marie Fox）教授則針對了近來在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立法通過並引發極大爭議的「跨物種胚胎」（interspecies embryos）或「超物種胚胎」（trans-species embryos）所涉及的法律和倫理問題進行了分析，並在避免將「跨物種胚胎」或「超物種胚

4 尤其以康居朗（Georges Canguilhem）和德勒茲（Gilles Deleuze）為代表。

5 這種知識譜系的考掘興趣，近年來，在法語世界，可以諸如勒克雷克（Stéfan Leclercq）教授於2005年所編撰的《吉爾·德勒茲的思想資源，第一冊》（*Aux sources de la pensée de Gilles Deleuze: Tome 1*）為代表。而在英語世界，則可由馬拉布寫序，19世紀法國生命主義哲學家哈維頌（Félix Ravaisson-Mollien）的《論慣習》（*De l'habitude*）英譯本、康居朗《生命的知識》（*La connaissance de la vie*）英譯本與《德勒茲的哲學譜系》（*Deleuze's Philosophical Lineage*）一書的出版為代表。

胎」視為某種好萊塢電影所經常加以污名化的「次人類」(sub-human)種屬的情況下，試圖對「法律」的概念成爲了某種使「跨物種胚胎」或「超物種胚胎」得以被設想的「科技」的這個現象進行了回應。而這不但是對當代基因或胚胎學想像所涉及的規範性面向的一次質問，更是對法國哲學家康居朗(Georges Canguilhem)「概念操作」(travailler un concept)的方法論⁶的應用效能進行的一次精彩考察。

而在同時段的第二個別具創意的名爲「科技憂鬱」(technological blue)的場次的焦點則聚焦在所謂對「主體性身體」(proper body)的重新定義上，除了筆者對台灣蘋果日報「動新聞」影像的動物性、技術性和對主體性身體的問題意識進行探討的這篇文章外，來自地主卡爾地夫大學英文、傳播暨哲學學院及社會科學院的博士生柏克利(Jake Buckley)及研究員史帝芬斯(Neil Stephens)則分別對近來所發明的在實驗室內利用組織技術製造可食用肉品的「試管肉」(In-Vitro Meat)科技及其對「動物(性)」和「肉」的重新定義的可能性，和極爲經驗性地，作爲主體性身體的我自身在經歷從福特主義到後福特主義生產模式的巨變後所產生的某種「對科技失望」的情感狀態進行了問題化，同時也與德國哲學明星史勞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所不斷考察的「情感」的(後)現代性政治及近來在人文科學界所出現的「情感轉向」(affective turn)或對「動情身體」(affective body)重新關注的問題意識進行了對話。而也正是在試管肉所引發的情感狀態(諸如噁心)的基礎上，賀布萊希特教授也重新以「孵化」(brooding)和「繁殖」(breeding)間界限模糊的問題意識對史勞特戴克所提出的那讓人類的內在演化或「大腦化」(cerebralisation)得以出現的「人類溫室」(human greenhouse, *Menschentreibhaus*)命題進行了問題化，並重新演繹了當代(諸如傅柯〔Michel Foucault〕、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等哲學家)對於「生命政治」、「裸命」

6 康居朗於《科學哲學暨科學史研究》(*Etudes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中闡明過的方法論也曾被馬拉布於其博士論文《黑格爾的未來：可塑性、時間性和辯證》(*L'avenir de Hegel: Plasticité, temporalité, dialectique*)中探討過。請參閱Canguilhem(1970: 206)；Malabou(2005: 7)。

(bare life)、「生物生命」(zoe)、「政治生活」(bios)、生命基因科技、人獸不分甚至是樂活素食主義的探討中所呈現的共同焦慮。

而在同時段的第三個場次的三篇論文中更是進一步地對這樣的一種動情身體的感性真實進行了提問：正如加拿大聖瑪莉大學英文系(Department of English at Saint Mary's University)的海佛南(Teresa Heffernan)教授引用法國社會學家拉圖爾(Bruno Latour)所提出的質問，當我們對將人視為物品看待的行為進行譴責之時，我們是否也以不公平的方式看待了這些物品，這些我們所謂的「研究對象」？當我們過度強調（人類的）生命權或動物權之時，我們是否仍置身於某種人類中心或生命中心的邏輯，排除了我們和科技或機械的真實關係或得以重新建立關係的可能性？而近來諸如達馬西歐(Antonio Damasio)等學者所提出的神經科學論述的強勢部署所真正試圖探勘的真實究竟又是什麼？強調透過反覆或「無限」地練習得以形塑某種腦神經元或生命的演化性轉向與法國數學家博黑爾(Émile Borel)的「無限猴子定理」(Le paradoxe du singe savant; The infinite monkey theorem)的結合是否仍舊將印證生命中心的那原生的不可替代的辨識特徵，形塑了科技現代性下弔詭的「指紋有機體」(dactylographic organism)？海佛南教授與來自倫敦柏貝克學院(Birbeck College)及倫敦聯合會(The London Consortium)的研究員莎莉斯柏瑞(Laura Salisbury)及克萊門(Matthew Clement)也在晚間由卡爾地夫在地的行為藝術家葛宏容(Paul Granjon)用他（牠）自製的機械尾巴和耳朵逗趣地模仿在科技高度發展的世界中的動物（人）形（行）態的表演前，共同對這些問題提出了精彩的質問。

第二天上午的議程則分為「政治／經濟」(Politics/Economics)、「美術／美學 I」(Art/Aesthetics I)、「義肢」(Prosthesis)、「分裂／精神－分析：德勒茲／拉岡」(Schizo/Psycho-Analysis: Deleuze/Lacan)、「先置於人」(Prefixing the Human)及「混種性 II」(Hybridities II)等六個場次，繼續對動物性情感狀態的倫理和政治性進行了論述。在「政治／經濟」的場次中，來自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的沙莫斯基(Russell Samolsky)教授不但以德希達對動物與主權的探討為基礎，探討了動物（在此是狗所攜帶的）影像相對於被刑求的身體所可能弔詭地具有

的人性化或主體化效能進行了反思，來自卡爾地夫大學英文、傳播暨哲學學院的講師克羅斯威特(Paul Crosthwaite)也以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法國考古人類學家拉華－古宏(André Leroi-Gourhan)及席孟冬的理論為基礎，透過了對古典經濟學派的「效能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以動物行為學進行比喻的「行為金融」(behavioral finance)或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說的「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等「經濟人」(homo economicus)預設進行了分析，而提出了市場乃是個自我指涉的「情感景觀」(affectscape)的這個命題。而在「藝術／美學 I」的場次中，來自倫敦南岸大學(London South Bank University)和德國基森里比希大學(Justus Liebig University Giessen)的瑞佛(Hillegonda Rietveld)和胡歇爾(Stefan Hölscher)教授則分別透過了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獻祭說和義大利哲學家艾斯波希托(Roberto Esposito)的「免疫化」(immunization)理論，對電子舞蹈所呈現出的機器靈性(cyborg spirituality)和諸如傑宏·貝爾(Jérôme Bell)和塞維爾·李·羅伊(Xavier Le Roy)等編舞家的舞作所呈現出的那在生命權力中延盪的純潛在力進行了探討。而這同時，也是更進一步地與同場次的來自丹麥奧爾胡斯大學(Århus University)的羅根(Lars Bo Løgreen)教授所考察的後人類展演背後所繼承的德國觀念論的「非再現」實踐進行了對話。

而在同個時段中，除了對德希達、拉岡(Jacques Lacan)、德勒茲、瓜塔希(Félix Guattari)和席孟冬的哲學中的「背側性」(dorsality)及其「可倒轉性」(doorsality)辯證的重新詮釋外，來自蒙特婁大學(Université de Montréal)的巴爾迪尼(Thierry Bardini)、賈克林(David Jaclin)教授及倫敦大學高史密斯學院的博士生艾佛森(Richard Iveson)也透過席孟冬的「殊異化」(disparation)，對當代大行其道的養生產業、動物實驗及尼采(Nietzsche)和叔本華(Schopenhauer)的個體發生論對後人類倫理所可能造成的問題化效果進行了闡述。而在卡路斯教授針對作為後人類論述的原始場景或揮之不去的幽靈的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性)發表了次主題演講後，下午的場次則更聚焦於動物性技術的實踐效能：除了與筆者同樣來自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的博士生唐慧宇以德希達和拉華－古宏的觀點探討技術外化或增補

性延異在當代喪失「運動機能」(motricity)的這個現象的文章頗受好評外，從DNA的活性銘刻術到胡倫貝克(Michel Houellebecq)、艾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小說，從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c)的行動藝術到當代藝術中的標指美學(indexing aesthetics)的談論更是使得當代對動物性景觀進行創造的可能性增色不少。尤其，在威爾斯教授對（微）「自動生命」(automatic lives)、原初的動物性恥感及嚇唬人(bluffing)的機械化反應、技術世界及那人類無意識地在其中追隨動物的腳步進行反觀性投射的「背側空間」(dorsal space)進行主題演講前，來自西班牙塞哥維雅IE大學的博士生卡斯提歐(José Vela Castillo)從「棲所」(demeure)和「羞恥」(pudeur)這兩個概念探討「動物性」和「建築」間的關連，更可說是對於伊利亞斯(Norbert Elias)的「羞恥」作為文明進程動力的論點的一次頗具創意的闡發。

而第三天其實才是整個研討會的重頭戲，可能是因為知道史提格勒的演講排在今天，再加上現場蠻多都是德希達及史提格勒的粉絲及徒子徒孫，大家不但感覺都比較興奮，大會也頗為用心的將一些當今最火熱的議題及場次排在今天。從早上「德希達／史提格勒」的場子，蘭開斯特大學(Lancaster University)教授布萊德里(Arthur Bradley)針對聖奧古斯丁(Augustine)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中所呈現的主權的「動物性技術」、基督教政治神學和施米特(Carl Schmitt)的國家社會主義間的關連進行的分析還好，熟讀施米特脈絡的人大概都料想的到；另外，雖說英語世界及台灣對於席孟冬的思想相當陌生，來自西安大略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的梅蘭菲(Dan & Nandita Mellamphy)兄妹透過巨石時期(Megalithic Age)、中古世紀到現在的宗教聖像中牽扯了「技術」(techno-)及「神聖」(hiero-)的獨立存在或獨體化⁷大概也不是那麼難想像，比較難得的其實是來自柏林歐洲文學院(Europe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in Berlin)的柯隆尼(Tracy Colony)教授，他不但把史提格勒一直以來沒有將技術外化中持續延異著的非人

7 梅蘭菲兄妹在這裡所特別參照的乃是席孟冬於《技術物件的存在樣態》(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一書中所提出的論點。

類生命處理得很好的這個問題點了出來，也把史提格勒另外的一個問題，即非常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給點了出來。關於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這點，筆者在寫卡爾地夫的這篇稿子閱讀史提格勒的東西⁸時也有注意到，結果柯隆尼教授也點了出來，還提醒讀者在閱讀接受史提格勒的作品時注意，可算是功德一件。只不過，史提格勒本來就是歐洲人？

另一個名為「從被動質素到物質能動性」(From Passive Hyle to Material Agency in Recent New Media Practice)的場子是幾位來自加拿大康柯蒂雅大學(Concordia University)的博士生組的，都是曼寧(Erin Manning)教授的學生。比起席孟冬這位對維諾(Paolo Virno)的諸眾理論和喜歡德勒茲的讀者可能偶然在《意義的邏輯》(*The Logic of Sense*)、《差異與重複》(*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及《瘋狂的兩種政體》(*Two Regimes of Madness, Texts and Interviews 1975-1995*)看過他的名字或對其略知一二外，隨著「情感轉向」的問題意識及德勒茲《千重台》(*Thousand Plateaus*)的英譯者馬蘇米(Brian Massumi)的《虛擬物的寓言：運動、情感、感覺》(*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一書所受到的持續關注，曼寧教授可能好得多，國內的讀者，尤其是外文及藝術相關科系的朋友們可能還對她熟悉一些。事實上，曼寧便和馬蘇米教授在康柯蒂雅大學共同合作成立了一個「感官實驗室」(Sense Lab)，探索哲學與諸如織品、設計、舞蹈（尤其是探戈，她本身也是舞者）、繪畫、影像、流行元素間的關連和跨界對話的可能，以及感受性身體及其觸覺在空間運動時的間距所可能造成的「觸景」或「創景效應」，她於2006年寫的《觸覺的政治：感官、運動、主權》(*Politics of Touch: Sense, Movement, Sovereignty*)和去年以席孟冬的「關連環境」(associated milieu)概念為啓發所著的《關係

8 這樣的傾向尤其在他的《技術與時間 2：迷失方向》(*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t. 2. La désorientation*)一書和2003-2004年一系列討論歐盟及歐盟憲法的文章中特別明顯。對此，請參閱史提格勒創立的名為「精神技術的工業政治的國際協會」(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une politique industrielle des technologies de l'esprit)的「工業技術」(*Ars Industrialis*)網站的「文章」(textes)部分：<http://arsindustrialis.org/>。

景觀：運動、藝術、哲學》(*Relationscapes: Movement, Art, Philosophy*)便是對這方面進行探討的精彩著作。而這次她的幾個學生也都沒令大家失望，帶來的也都是蠻有創造能量和潛勢的作品和文章。她們利用了投影片展示了她們具有豐富動能的針織及影像作品，共同在科學與技術研究社群(STS)目前討論的「能動現實主義」(agential realism)或「物質能动性」(material agencies)的基礎上，對近來新媒體藝術或數位科技所可能創發的某種得以與周遭環境產生回應或在周圍的世界中施為的半活體物質及其技術性和「有生命展演」(hylozoic performance)的可能性進行了探索：凱拉(Denisa Kera)將大量資訊排列重組使其「發聲」，薩特(Chris Salter)與無線感知網路的遊戲，拉蒙塔妮(Valérie Lamontagne)的針織圍巾、環境、身心展演與美學獨體化的結合，以及哈洛普(Patrick Harrop)所設計的建築技術物件等，都展現了高度的創意能量，以及不同的技術物件和「獨體」、「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模式所能開展出的豐富樣態。

而就在高史密斯學院特納(Lynn Turner)教授、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金恩(Katie King)教授及新墨西哥大學(University of New Mexico)和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的黑瓦德(E. Hayward)和凱莉(L. Kelley)教授對美國作家雀瑞(C. J. Cherryh)的科幻小說中所涉及的「動物移情」(animal transference)、3D虛擬線上遊戲社群「第二生命」(Second Life)對個「人」認同及認知所造成的困擾和作為「生命科學標準配備」的「綠螢光蛋白」(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簡稱GFP)的視覺技術和可見性政治進行探討後，眾所矚目的史提格勒的主題演講終於來臨了。事實上，先撇開史提格勒過往那很難不令人八卦的事蹟來說，說史提格勒現在像是個哲學明星或哲學界的搖滾明星一點也不為過。他前天晚宴進行到一半時才風塵僕僕的趕到卡爾地夫灣(Cardiff Bay)的餐廳，今天90分鐘的主題演講，名為「問題的藥理學」(Pharmacology of the Question)。說實話，史提格勒的讀者們一定會失望，因為他這場演講可說是了無新意，承繼著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對「此在」(Dasein)和「向死存在」(being-toward-death)、德希達對柏拉圖(Plato)的「亦毒亦藥」(pharmakon)說的「問題」(或「問題的問題」)進

行談論，大概八成的論點在他的成名作《技術與時間 1：愛比米修的過失》(*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中都可看到，演講完也只匆匆地接受兩個問題，就揮手坐上早已在會場外等候的計程車走了，頗有令人覺得錯愕之感。

而在最後除了「海德格」及「後人類美學」這兩個還蠻平淡或平庸的場次外，比較有趣的大概就是這三天議程的最後一個場子，探討電玩文化和模擬動物的這個場次了。在這個場次中，來自西英格蘭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的三位和來自康柯蒂雅大學的一位發表者分別針對了《魔獸世界》(*World of Warcraft*)、《神奇寶貝》(*Pokemon*)及《任天狗》(*Nintendogs*)等遊戲中的動物行為學、人機關係、吸引策略等遊戲時的感受進行了研究。事實上，這個場次大多數的發表者所引用的是史提格勒有關現代技術物件對「注意力」(*attention*)進行吸引的探討為理論框架，而有關電玩、線上遊戲更細部的角色部署或社群創意情感連帶的分析和研究在相關產業發展蓬勃的台灣其實不少，對許多台灣的讀者來說，光以「注意」吸引術的角度去談，恐怕也有點來得不太夠味。

而在最後一場次的論文發表結束後，大會則安排了由幾位(次)主題演講者和所有與會者所共同參與的有關「技術和文化的未來」的圓桌論壇和閉幕致詞。在最後的這個論壇中，除了對未來後人類技術及動物性、技術性相關的議題如何被籌劃以及會後論文集出版的相關事宜宣布之外，來自康柯蒂雅和IE大學的幾位博士生對由最後一天史提格勒的演講所帶出但並未清楚闡明的在面臨現代技術及美學獨體化資源雙重枯竭的情況下，某種批判性提問的「藥」的面向還如何可能被思考、凸顯甚或是與其他看似(無)生命實踐/展演結合並重新(在人文批判理論的奇觀中)「造景」的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探問。總括來說，除了未提供論文集或事先提供論文下載、缺乏接待參觀行程、晚宴時間過長、主題演講提問時間過於倉促以及某些場次主題安排與論文間的相關性不是那麼高這些同樣屬於「技術/動物性」的稍嫌美中不足的小問題外，這次的會議算是在相當圓滿成功的狀態下劃上了句點，看來整個歐陸的人文學界目前對於相關後人

類、超人類議題的重新評估以及對近來史提格勒團隊對於新的技術物件發明模式、獨體化以及某種新形態的政治經濟學的催生和對於德勒茲生機主義背後長久以來被忽視的重要思想資源（諸如席孟冬）的關注正方興未艾地從各個地下莖豐富地展開，也許隨著5月27-28日在法國巴黎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of Paris)席孟冬國際研討會(Gilbert Simondon: Transduction, Translation, Transformation, A Two-Da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的召開⁹和席孟冬著作的英譯本即將出版，生命科學、生物科技、基因遺傳學的動物性技術或說「人性」及其倫理獨體化(ethical individuation)、超個體(transindividual)和「辯譯」(transduction)的一個更爲清楚的面貌也得以同時在理論及實踐上被設想。而這也仍舊是某種（後）啓蒙的熱情(enthusiasm)及崇高任務，在景觀變譯(transduction)¹⁰、後人類蛻變、非物質性勞動及生命可塑性的考驗下，不是嗎？

9 關於此會議的進一步資訊請參閱：<http://www.simondonconference.org/home>。

10 「transduction」乃是個在生物物理學、基因遺傳學、生理學、心理學及機械學等領域廣泛地被討論的概念，一般常譯爲「轉導」。「變譯」乃是阮慶岳在《建築師的關鍵字：東亞都市地景的30種閱讀術 = Architectural keywords : 30 ways to read east Asian architects》一書中對「汪工房」(Bow-Wow)的建築師塚本由晴和貝島桃代循著法國社會學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特別是他的《日常生活的批判》第二冊所討論的「模控學」）的脈絡所提出的「transduction」建築關鍵字 / 工法的一次重新翻譯(translation)或變譯(異)。相對於「歸納」(induction)及「演繹」(deduction)，對列斐伏爾及應用其方法到建築設計場域的塚本由晴和貝島桃代而言，「變譯」意味著某種從潛勢到實現 / 現實（再到可能性）的「客體化」（投射）作業，帶著某種「非原生」或「次原生」類屬的異體化特質。但對當時與模控學保持著某種創造性間距的席孟冬來說，與特別是「歸納」所必然伴隨著的「資訊流失」相反，「辯譯」則意味著某種從「離散」(discrete)到「具狀」(concrete)的「轉變」（意義）、「保存」（資訊）與「集合」，即某種在不同的位相間進行獨體化及殊異化傳導的「準辯證」模態。而筆者在本文中所參照及使用的脈絡，也頗有將這種「變譯」與「辯譯」在不同的領域及脈絡中所產生的意義效能與（後）啓蒙時代所不斷增生的（學科分化、藝術與情感）「景觀」或「造景運動」給「再辯譯」的意味。對此，請參閱維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Transduction>；Lefebvre(2009: 196)；Simondon(1992: 297-319)；阮慶岳(2008: 114-123)。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阮慶岳。2008。《建築師的關鍵字：東亞都市地景的30種閱讀術＝Architectural Keywords: 30 Ways to Read East Asian Architects》。台北：田園城市文化。

二、外文書目

Canguilhem, George. 1970. *Etudes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 Paris: J. Vrin.

Lefebvre, Henri. 2009.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labou, Catherine. 2005. *The Future of Hegel: Plasticity, Temporality, Dialectic*. London: Routledge.

Simondon, Gilbert. 1992. "The Genesis of the Individual," in *Incorporations*, edited by Jonathan Crary & Sanford Kwinter. New York: Zone Books.